



追韓信

西漢演義之八



免责声明

本人制作的电子E书
只能以个人学习、研究
和欣赏为目的，请勿用
于任何商业用途。下载
观赏后请自觉删除；不
得转载、传播。同时请
大家支持并购买正版图
书，谢谢！



西漢演義 之八

追韓信

編文 林 林

繪畫 張令濤

胡丁文

張之凡

掃描

龍 紀

制作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西漢是中國歷史的重要階段，它的歷史長達二百十年。《西漢演義》連環畫描繪的並不是西漢全部，而是從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的西元前221年起，其中經歷了陳勝、吳廣起義，五年多的楚漢戰爭，到西漢建立。這前後約二十年的時間。

本畫冊是《西漢演義》的第八冊。淮陰人韓信，初投項羽，不被重用，繼歸劉邦。劉邦因他出身微賤，雖經蕭何、夏侯嬰再三推薦，仍不肯予以重用。韓信憤而出走，蕭何把他追回。劉邦在蕭何極力保薦下，終於起用韓信為大將，為後來打敗項羽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
本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1961年6月第1版



韓
信



蕭
何



夏
侯
嬰



張
良



劉
邦



○

韓

詒

○○一卻說張良留在項伯家中，這一天，項伯上朝去了，張良覺得無聊，便到後花園去散步。



唐

韓

詒

〇〇二無意間走到一座小樓跟前，看到樓匾上題著四個大字——萬卷書樓。



唐

韓

詒

〇〇三原來項伯是尚書令，這樓裏收藏的是各地送來的文策副本。張良上得樓來，逐一地翻看，見解都很平庸，沒有看到一份滿意的。



信

韓

詐

○四最後，又翻到一份文策，裏面分析時事，勸霸王不要遷都，應當施仁布義，說得頭頭是道，用意非常深遠，後面卻沒有具名。張良暗暗稱奇，又看了一遍，便將那文策放還原處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五他轉念一想：霸王為人，剛愎自用，連范增的話，他還有時不聽，何況別人！張良又盤算了一下：如果說動這人歸順漢王，還怕韓仇不報、漢業不興嗎？想到這裏，不禁高興了起來。



○

韓

詎

○六不一會，項伯散朝回來，擺酒和張良對飲。飲到半酣時，張良道：『聽說你有一座花園，是不是可以領我去看一看？』項伯道：『好，好，好，今天正要陪你散心哩！』



唐

韓

詒

○○七項伯叫家僮在前面帶路，向花園裏踱來。張良口頭上讚美園中的那些花草，腳底卻朝著萬卷書樓那一邊走去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○八來到樓前，項伯請張良上樓。張良隨意翻看了一些文策，故意問道：『這些文策是哪兒來的？』項伯照實告訴了他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○九張良又把剛才中意的一篇翻出，問是誰人寫的。項伯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『他叫韓信，淮陰人，家裏很窮，但很好學，卻也是個人才哩。』



○

韓

詒

○二○項伯說：『我常聽到人談起韓信的過去，他父母早亡，靠著釣魚過日子。有時，釣不到魚，祇好挨餓……』



信

韓

詎

〇二『在河邊上洗衣的老婆婆們，都覺得有點兒奇怪：這人窮得要命，手裏卻常常拿著書看。有心要照顧他，怎奈自己也窮。因此，她們看見韓信挨餓，祇好裝著沒看見的一樣。』



信

韓

詒

○二『獨有一位老婆婆，心腸特別好。她每天把帶來的午飯分一半給韓信吃。韓信正在餓得難熬，也顧不得講究禮貌，拿來吃了。』



信 韓 信

○一三『韓信吃了十多次，過意不去，表示將來要報答她的恩情。老婆婆聽了很不高興。』



我看你餓得可憐，
纔分些飯給你充饑，
怎麼談起報恩來了。

唐

韓

詒

○一四『韓信一時無話可說，祇得搭訕著走了，心裏卻越發感激。』



韓 信

○一五『韓信一面走，一面想，不覺來到鬧市中。偏偏又碰到一個對頭星。那人是淮陰城裏有名的惡少，專門欺負人。他看到韓信這副落魄樣子，便存心來和韓信尋事。』



信

韓

詭

你背劍上街，定是英雄，
你敢刺殺我嗎？如果你不敢
的話，就從我胯下爬過去。



○一六『韓信不願跟他一般見識，一句話也不講，想從旁邊走過去算了。這時，路上的行人看這情形都停了下來，不知會發生什麼事情。那惡少越發得意，擋住去路，故意刁難韓信。』

信

韓

詎

○一七『韓信朝那惡少看了一眼，明知他在無理取鬧，覺得不值得和他拼命，便彎下腰從他胯下爬過去。』



信

韓

詭

○一八『這時，有一些看熱鬧的人哄然大笑起來。韓信面色如常，覺得這些人推波助瀾，實在沒有什麼好計較的，便獨個兒走開了。』



信

韓

詐



○一九『後來，武信君大軍渡淮時，韓信前來投軍，在帳下當了一名執戟郎官。武信君和秦兵對敵時，韓信曾經進諫，勸他提防劫寨。可惜武信君沒有聽從，後來果然落了個兵敗身亡。』

唐

韓

詒

○二〇項伯繼續說：『因此范增很器重他，但霸王不肯重用。他上了這文策，險些被霸王問罪，還是我給講的情形……』張良聽了，暗暗歡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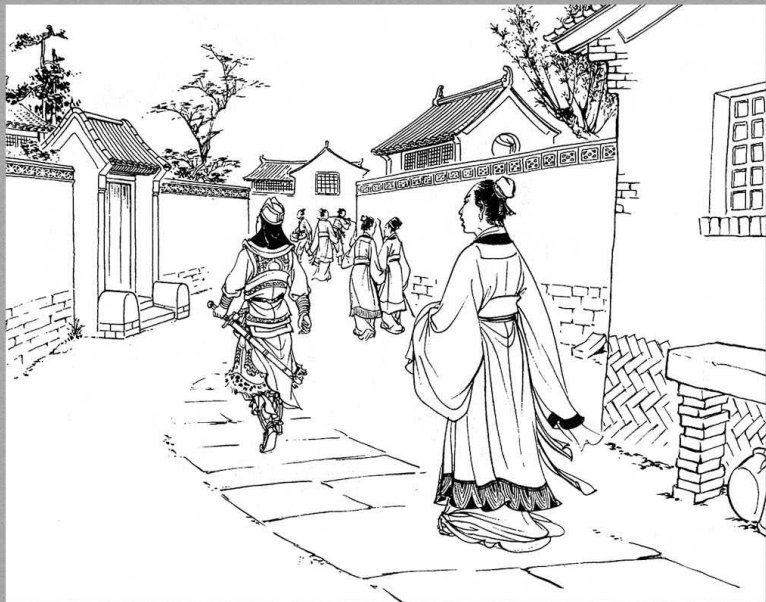


信

韓

詎

○二 張良想：韓信確有才學，既然霸王不重用，正可以勸他棄楚歸漢。等到第二天，張良上街閒逛，留心打聽韓信的住址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三打聽明白，張良就在當天晚上，背了一口寶劍，尋到韓信門前，要求看門的老人引見韓將軍。



信

韓

詐

我賣劍，不講價，
祇看人，祇要對方是
英雄豪傑就行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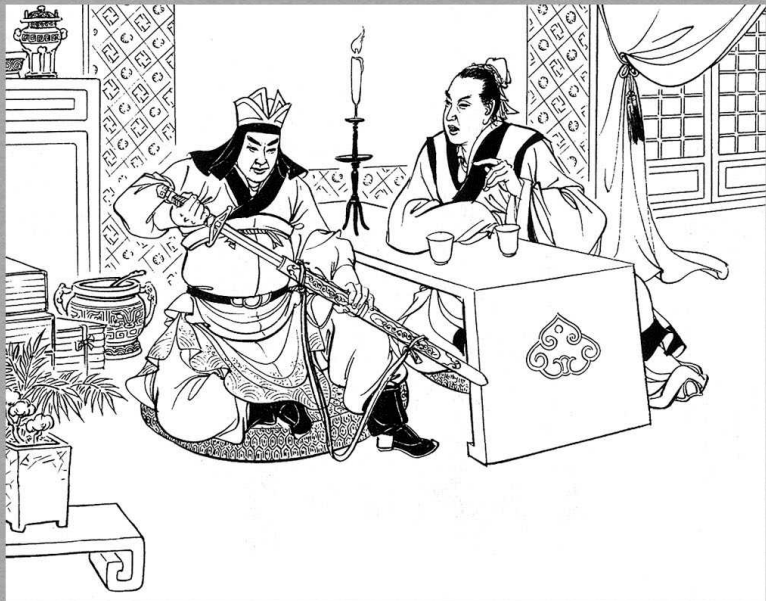
○三張良見過韓信，假稱是淮陰人，自己是賣劍的，祖上留下三口寶劍，都是珍品。有兩口已經賣掉，剩下的一口，指名要賣給韓信。

信

韓

詎

○二四韓信見張良誇讚這口劍，又說自己是英雄，先有幾分歡喜，又有些兒奇怪，便謙虛了一陣，接過劍來，感到沉甸甸的。拔出來一看，祇覺得寒森森，光閃閃，果然是一把寶劍。



久慕將軍大名，因此趕來相見，這口劍就送給將軍了。



○二五 韓信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劍，捨不得放手。但因自己沒有積蓄，不敢探問價錢，祇是從旁問道：『你那兩口賣了多少錢？』張良道：『我不是說過麼，祇看人，不問價。祇要英雄豪傑，我就贈送他。』

信

韓

詎

信

韓

詎

○二六 韓信大喜，忙吩咐家僮置酒招待。又問起那兩口劍送給了誰。張良說是劉邦和蕭何，並誇他們的為人。韓信微笑道：『你將寶劍送於他們，真可說是得人了一！』



信

韓

詎



○二七但是，韓信一想到自己，立刻謙虛地說：『我素無名聲，又無才幹，你將寶劍贈送給我，豈不辜負了它！』張良道：『我看將軍的才能，勝過前代的孫武、吳起，祇不過是未遇識主罷了。』

信

韓

詎



○二八韓信聽張良說到這裏，觸動了心事，不禁慨歎起來：『先生顯然是過獎了，我在這兒，卻是一籌莫展。霸王不聽我的勸諫，不久就要遷都，眼看大勢漸漸去了。我也想回到故鄉，混混日子算了！』

信

韓

詎

○二九 張良勸道：『將軍這樣說就錯了！像將軍這樣的抱負和才幹，應當擇一位賢明的諸侯，去輔助他平定天下，纔是正理。』韓信長歎了一聲，說：『先生到這兒來，語言動人，這不會是僅僅為了贈劍吧？』



信

韓

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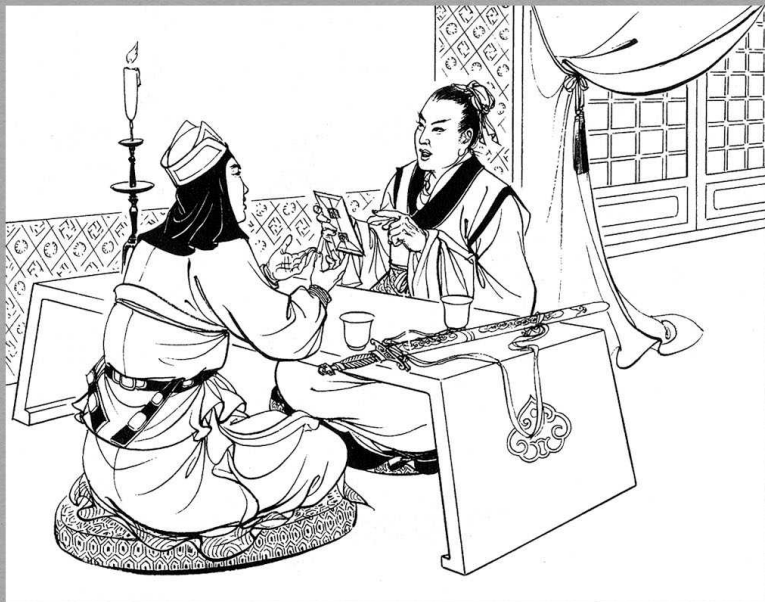


○三○韓信不禁疑惑起來，再仔細看了一眼，失聲驚叫道：『先生莫不是韓國的張子房嗎？』張良連忙離席站了起來，說：『久慕大名，特來拜候。將軍既已看破，我也用不著隱瞞了，我就是張良。』

信

韓

詎



○三韓信握住張良的手說：『我想棄楚歸漢，但不知先生有何見教？』張良道：『漢王寬仁大度，目前雖暫居褒中，將來定成大事。將軍前去，正可以大展抱負。』並掏出一封角書給他，介紹他到南鄭去見蕭何。

信

韓

詎

○三三張良臨走時，又從書袋中拿出一本地圖來，指點給韓信道：『現在棧道已經燒絕，你可從陳倉口轉入褒中，除了這條小路，再無別路。將來你領兵東征，便可從這裏出來。』



○

韓

詎

○三韓信送走張良，回到屋中，打算脫身之計。好在他沒有家小，祇有門吏兩名，家僮兩個，別無牽掛。第二天，便收拾行裝，打發兩個家僮先回淮陰去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三四家僮走了以後，韓信想起沒有印信文書，沿途的關口如何過得去？挨了幾天，仍是沒有辦法，不免有些煩躁。他忽然想起都尉陳平來，當天晚上，便去登門拜訪。



信

韓

詐



霸王近來弑義帝，遷彭城，烹韓生，自以為是，看樣子是維持不了多久的……聽說漢王為人很好，你何不去投奔他！

○三五 韓信平日知道陳平有意降漢，見面談了一會，便故意問道：『霸王遷了都，漢王定然東下，咸陽恐怕保不住哩。』陳平也知道韓信的來意，便坦直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信

韓

詒



○三六 韓信也就順水推舟地道：『我也有心歸漢，但怕沿路關口難過，怎麼辦？』陳平拍著胸口說：『這容易，我衙門裏有印信文書，給你寫一張，如果有人盤問，祇說是到襄中探聽消息好了。』韓信稱謝不已。

信

韓

詎

○三七 第二天午後，陳平送來批文，並叮囑道：『你要多保重，不久我也要投順漢王，那時還要請你引薦哩。』
韓信再三向他道謝。



信

韓

詎



○三八韓信得了批文，立刻收拾好行李，吩咐兩位門吏道：
『我到城外訪友，明天纔能回來，門戶請你們多當心點。』



信

韓

詐

○三九 韓信出了咸陽，傍晚，到了安平關。把關的軍士攔住盤問，韓信便拿出批文來給他們看。



盾

韓

詎



○四○軍士們仍不放心，把他帶到關上。守關的總管問道：『將軍要到哪兒去？』韓信道：『霸王差我到三秦去，要他們加緊練兵，防備漢兵東進。』總管聽說是霸王命令，不敢多問，連忙送他過關。

信

韓

詎



○四一再說那兩位門吏，等了兩天，仍不見韓信回來，連忙去報告范增道：『半個月前，曾有個人來拜訪韓信，談了很久。之後，他就把家僮打發回鄉。前天他又假說訪友，可至今仍不曾回來。我倆不敢不報。』

（信）

（韓）

（詎）

○四二 范增聽了，臉色陡地變了，連連跺腳道：『此人我終日懸掛在心，也曾對項王說過，應當重用；不用就殺了他以除後患。不料他卻走了，一定是投襄中去。我心裏又添上一樁心事了。』



信

韓

詐



○四三 范增隨即奏報霸王。霸王罵道：『這個膽小鬼，竟敢叛了我逃走了！』范增道：『韓信很有見識，臣屢次薦舉，陛下祇是不用，今日他走了，一定投奔袁中去。將來怕是個心腹大患哩！』

唐

韓

詒

○四四霸王不以為意，道：『他手裏沒有文書，看他逃到哪裏去！』立刻派鐘離昧領兵追趕，一定要把他抓回來，斬首示眾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四五 鐘離昧追到安平關，忙向守關總管詢問韓信的下落。
那總管道：『他已走了三天了。』鐘離昧喝道：『你們
怎麼這樣糊塗，隨便放他過關？』



盾

韓

詎



○四六總管分辯道：『他有隨身印信文書，說是奉了霸王命令，有緊急公事要到三秦去，我們怎能阻擋？好在棧道燒絕，無路通往褒中。如果現在通知三秦派兵追趕，或者可以趕上哩。』

唐

韓

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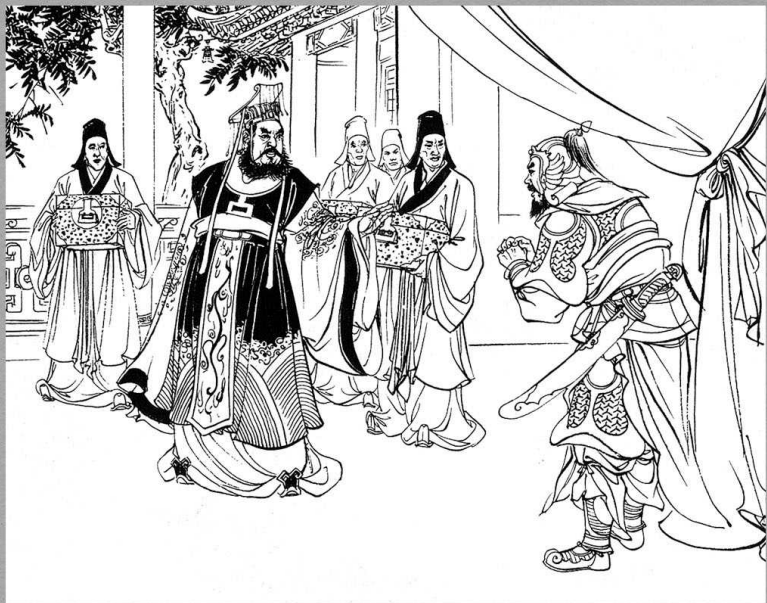
○四七 鐘離昧見他說得有理，立刻派人去通報三秦，要他們派兵追趕。



盾

韓

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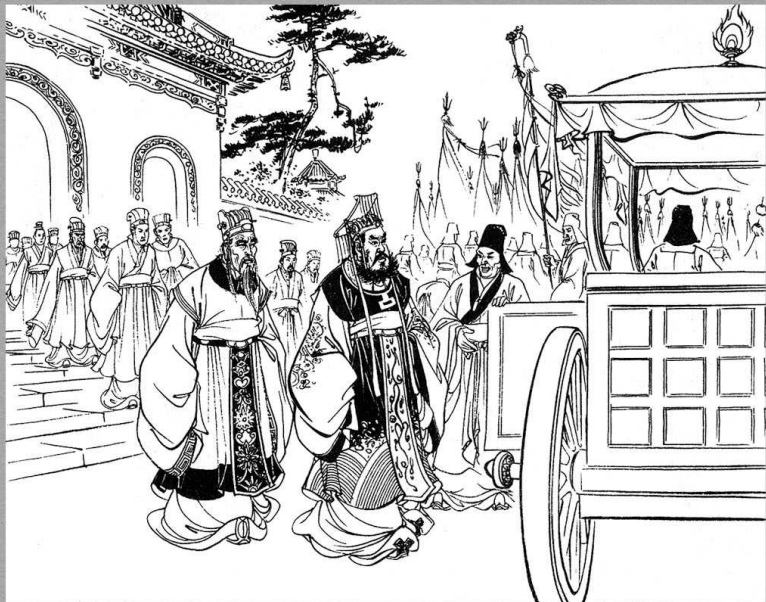
○四八他自己祇好回到咸陽，把經過情形奏報給霸王。霸王正忙著遷都，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，便道：『韓信逃走了就算了，料他也成不了什麼大事，用不著擔什麼心！』

信

韓

詐

○四九過了兩天，霸王已準備停當，命令文武官員，一齊動身到彭城去。留下司馬移、呂臣駐守咸陽。范增見走了韓信，霸王執意要遷都，祇得悶悶不樂地隨著同行。



信

韓

詭

○五○再說韓信離了安平關，又出了散關，來到一個三岔路口，不知道往哪兒去，便將張良送的地圖拿出來，找到裏面的去路。



唐

韓

詒

○五一找著以後，繼續前行。忽聽得背後有馬蹄聲，由遠而近。回頭一看，祇見一騎馬從東飛奔而來，大聲吩咐那路口的守兵道：『如果有單騎走過的，一定要查看批文，祇要不是韓信，纔可以放過去。』



信

韓

詭

○五二兵士們回道：『剛才過去一人，匹馬獨行，不曾盤問過姓名，你何不趕上去問他一聲！』韓信隱約地聽得這話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立刻揮鞭打馬，向前奔逃。



信

韓

詭



○五三那韓信的坐騎，一連走了四五天路，也不曾好好休息，畢竟跑不快，一忽兒就被那軍官趕上了。軍官問道：『將軍姓甚名誰？有什麼公事？』



唐

韓

詒

○五四 韓信勒住馬，回道：『我姓李，到褒中探親！』軍官又問：『有批文沒有？』韓信說：『有！』就把批文交給他。



信

韓

詭

○五五那軍官接過批文，正在觀看，韓信忽地拔出寶劍，舉手一揮，將他劈下馬來。



信

韓

詭

○五六路口的五名軍士看到這個情形，立刻奔了過來。韓信也怕他們前去報信，索性掉轉馬頭，前來格鬥。



信

韓

詐

○五七 韓信在這生死關頭，自然奮力砍殺。祇見劍光閃爍，鮮血淋漓。一會兒工夫，五個軍士都被他殺了。



盾

韓

詭

○五八 韓信祇怕再有軍馬趕來，急忙向西奔逃，轉過山口，選擇了一條偏僻小路，繼續向西南而行。



信

韓

詭

○五九 這條路越走越難，兩邊都是高山，斷崖千尺，十分陡險。韓信祇得勒住馬，一步步向上緩行，又不知從哪條路到南鄭去。



信

韓

詎



○六○正在猶疑，山坡處忽然轉過一個樵夫來。韓信連忙上前問路。樵夫指著西邊道：『繞過那座山崗，有座松林，過了松林，便是峨嵋嶺、太白嶺，再過孤雲山、雨腳山，渡黑水，過寒溪，便是南鄭了。』

信

韓

詭



○六一樵夫又道：『將軍不能夜行，恐怕有大蟲出來傷人。』
韓信聽他說了路道，忙將地圖翻開來查對，果然不錯。



信

韓

詒

○六二 韓信謝過樵夫，隨即上馬西行，繞過山崗，出了小松林，涉過亂石灘，走上峨嵋嶺，嶺上灌木叢生，尋不著一條能走的路，祇得下馬步行，一隻手攀藤附葛，一隻手牽著馬，艱難地前進。



宿

韓

詒

○六三一直走到傍晚，纔到了太白嶺，恰好山腳下有座小酒館，韓信便下了馬，在這兒歇一宿。



信

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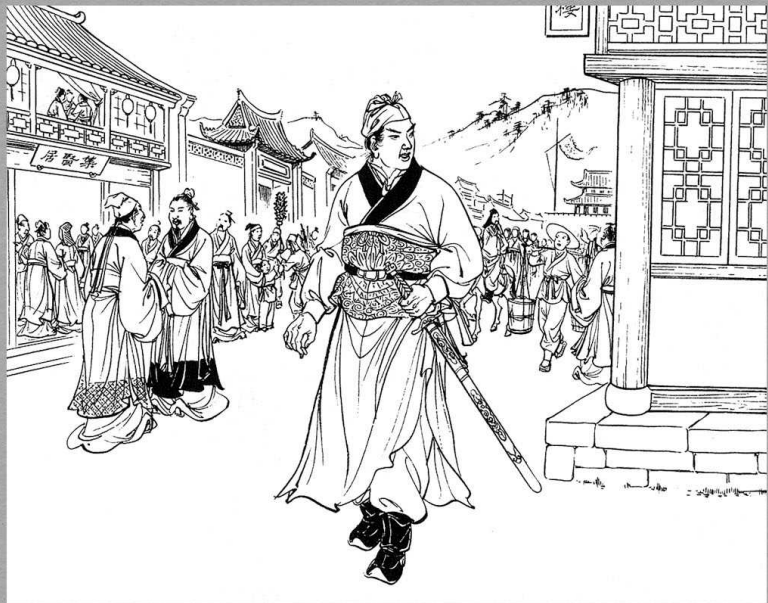
詒



○六四 又走了兩天，韓信到了南鄭，尋了一家客店住下，把行李交給店主，要他小心看好。那店主道：『我們這裏和別處不同，就是路上丟了東西，也沒人敢拾去；何況店裏的行李，包管你丟不了。』

盾 韓 詭

○六五 韓信安頓好了，上街一看，但見街市上十分熱鬧，一派升平氣象！



（信） （韓） （詒）

○六六 韓信一路閒逛，走到一座衙門跟前，祇見門前掛著一塊匾額，叫做『招賢館』，兩邊寫著榜文，一共是十三項。他上前細看，榜文上寫得明明白白，祇要有十三項上任何一項本領的人，都可前來報名。



盾

韓

詎

○六七 韓信在門前猶豫了一下。他本想把張良的角書獻上，隨即又打消了這個念頭。他認為憑著角書，既顯不出自己胸中的抱負，還要被旁人說成是因人成事。想到這裏，便決定進館報名。



信

韓

詐

○六八他問了問門吏，纔知道掌管招賢館的是夏侯嬰，於是寫了姓名、籍貫，要求引見。夏侯嬰平日也聽說過韓信這個人，及至見面以後，見韓信生得英俊，先有幾分喜歡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六九 夏侯嬰問道：『賢士這樣人才，在楚竟不能重用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』韓信回道：『春秋時，有個百里奚，虞國不能重用他而亡了國，秦國用了他卻能稱霸。這道理很簡單，在於國君用與不用罷了。』



信

韓

詐

○七〇談了好一會，夏侯嬰聽韓信議論風生，見多識廣，不由得暗暗佩服，要他先回客店，自己將會同蕭何丞相奏請漢王重用。

如果漢王重用我，我將領兵伐楚，先取三秦，再收六國，剷去項王助手，那時興漢滅楚是很容易的事了。

如果漢王重用賢士，你有什麼打算嗎？



唐

韓

詒

○七一 當天晚上，夏侯嬰來見蕭何，把韓信棄楚歸漢的事說了，並竭力稱讚他的才學。蕭何道：『我知道這人出身貧賤，在楚為執戟郎官，范增屢次薦舉，項王不用。恐怕漢王知道這情形，也不會重用他哩。』



庸

韓

詎

○七二夏侯嬰道：『這人可惜是沒人賞識。如能重用他，一定能建功立業，不會辜負薦舉他的人！』蕭何道：『好吧，明天找他來談談再說。』



唐

韓

詒

○七三第二天，夏侯嬰到客店中約請韓信，一同去見蕭何。



信

韓

詐



○七四 蕭何問起霸王的為人和興兵伐楚的利害。韓信道：『項王不過是匹夫之勇，一味逞強肆虐，近來東遷彭城，擅弑義帝，失盡天下人心。這正是伐楚的機會，別讓它錯過纔好！』

唐

韓

詒

○七五 蕭何聽韓信侃侃而談，心裏非常驚奇、佩服。暗想：請他來任破楚元帥，再合適沒有了。於是，忙設酒招待，並把他留在府中。



庸

韓

詎

這人在楚為執戟郎官，因霸王不肯重用，特地遠道前來。昨天和他談了一陣，確是有見識的。



○七六 第二天，蕭何上朝時，和夏侯嬰一同奏道：『臣等在招賢館得一賢士，姓韓名信，淮陰人，精通兵法，可
以擔任破楚元帥。請大王重用。』

信

韓

詐



○七七 劉邦聽說是韓信，不禁冷笑了兩聲，說：『這人出身寒微，乞食漂母，受辱胯下，當地人都看不起他。我要是用他為帥，不但三軍不服，諸侯恥笑，那項羽還要罵我是瞎子哩。』

像伊尹、姜尚、管仲等人都出身貧窮，但他們大有作為，輔助了國君，平定了天下哩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七八 蕭何道：『古時的大將，大都出身寒微，怎麼能以門戶的高下來看待人？』並舉出幾個例子，請求重用韓信。劉邦見他苦苦保薦，卻不過情面，祇好封韓信為連敖官（管倉庫的）。

詎

韓

信

○七九 韓信見禁門大使來召，便跟隨來人，進宮朝見漢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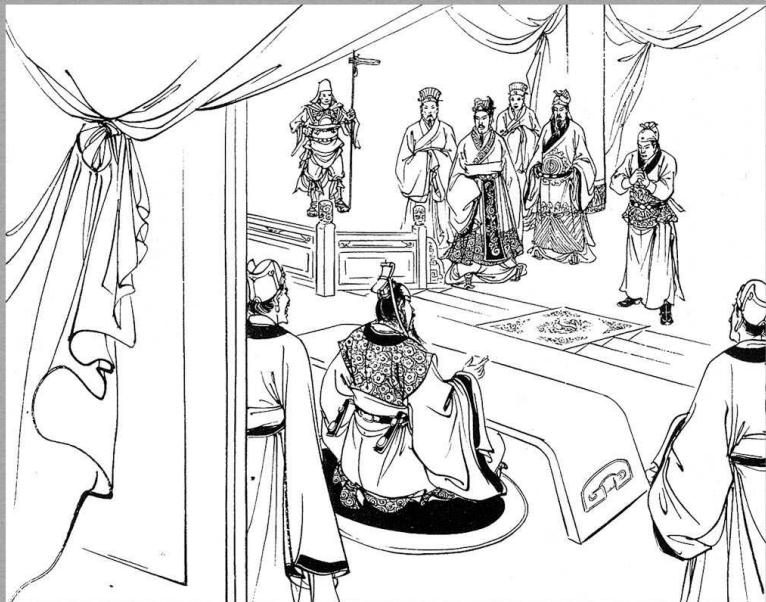


信

韓

詎

○八○劉邦道：『你雖然遠道而來，但沒有見到你的真才實學，自然難以大用。現在糧倉缺官管理，派你做連廩官，幹一個時候再說吧。』韓信當下謝了恩。蕭何和夏侯嬰心裏卻非常不安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八一當下有人把韓信領到糧倉去。韓信到職以後，動手清查存糧，核對數字，並在糧倉周圍安置防火設備。不到幾天工夫，就把糧倉弄得井井有條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八二 蕭何暗下打聽到這番情形，心裏卻也高興，派人請韓信前來，對他表示了未能重用的歉意。韓信卻告訴他：倉裏的存米，日子久了，再不賣出去要壞的。蕭何立刻答應照辦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八三過了十多天，劉邦召蕭何等人到便殿議事。蕭何又推薦韓信的才幹，說他管理糧倉很有辦法，要劉邦重用。劉邦反問道：『韓信貧窮的時候，自己還養活不了，如果給他帶兵，就能敵得住霸王了？』



信

韓

詐

○八四 蕭何仍是再三請求。劉邦祇好加升韓信為治粟都尉。
雖然如此，蕭何仍然覺得小用了韓信，因此悶悶不樂。



信

韓

詎



○八五 韓信接到命令，隨即來到都尉衙門上任。那些管倉的小吏見到新官來，都買了禮物送給他。韓信都拒絕了。



循

韓

詒

○八六 他到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清查帳目，盤算各庫的存糧，從核對數字中，發現不少營私舞弊的人。



信

韓

詒

○八七 韓信查實以後，把那些貪污的人全都革職，選用了
一批正直的人；並張貼告示：以後納糧，要使公私都不
吃虧，管倉的人不得刁難百姓，不准營私舞弊。



唐

韓

詒

○八八告示張貼以後，百姓們前來繳糧時，果然再沒有人敢來勒索；到了就繳，也不拖延。納糧的人都感到便利，互相傳告，大家爭著前來繳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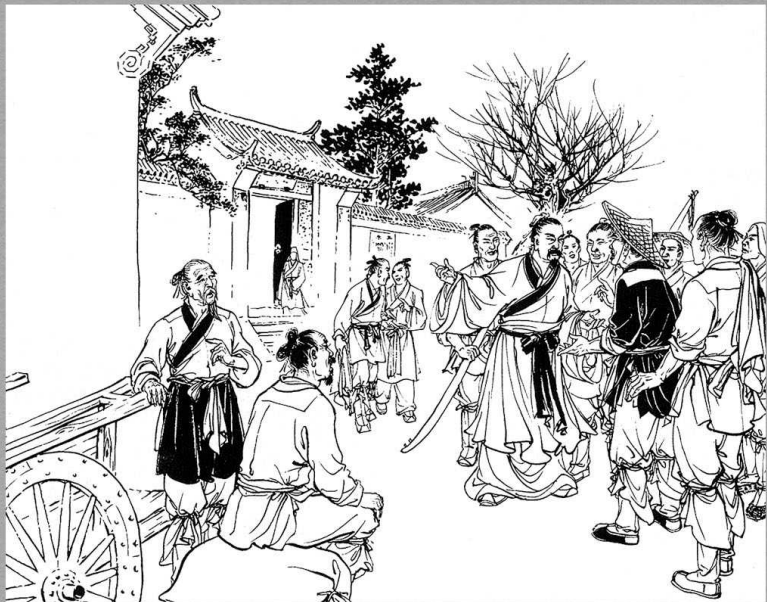


信

韓

詎

○八九 不到一個月工夫，百姓們應該繳納的糧食都繳齊了。各倉都堆得滿滿的。眾人稱讚韓信的好處。這時，人群中有一個人說：『蕭丞相本來是薦舉他當元帥的，最近恐怕就要調走哩！』



○

韓

詆



○九○百姓們一聽，都哄了起來。其中有幾個為頭的都擁到丞相府來，聯名保奏韓信道：『我們從前繳糧，花了錢還要挨罵；如今韓大人來，省去許多麻煩。聽說丞相又要調升他，這怎麼成？我們一致挽留他！』

○ 廋

○ 韓

○ 詈



○九一 蕭何笑著說：『韓大人是個大材，如今卻小用了他。何況現在這個職位，並不能發揮他的才學啊！』眾人還是苦苦懇求，蕭何祇得安慰他們道：『好吧，讓我們再商量商量，你們先回去吧。』

信

韓

詐

○九二眾人走了以後，蕭何倒又不安起來。他想：韓信確有才幹，祇是漢王不肯重用，怎麼辦呢？想了一會，他還是下了決心，一定要竭力保舉韓信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九三一天，劉邦召大臣們進宮議事，商量東征的事。蕭何趁機奏道：『大王要想東歸，祇有重用韓信……』



信

韓

詎

○九四劉邦聽了，很不高興，說：『韓信在一月之間，得到兩次升賞，還能說不重用他嗎？要知道，官爵是不能濫加的啊……』



信

韓

詎

當初在豐沛起義的將士們，雖然都很勞苦，但他們的才學都不如韓信，怎麼能互相比較呢！



○九五 蕭何據理力爭，說韓信是棟樑之材，大王不能小看他。劉邦駁不倒蕭何，祇得推託等張良回來再說，如果他沒有保舉別人，那時再重用韓信，也不為遲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九六 蕭何不得已，祇好回到府中，和韓信閒談，問他怎樣可以出兵棧道，怎樣可以攻克三秦等等。韓信說道：『用兵要俟機而動，隨時變通，哪能事先想好一套哩。』蕭何被他說了兩句，心裏卻更加敬重他。



信

韓

詎

○九七 韓信又等了幾天，仍然不見什麼動靜。他想：看這情形，漢王一定以為我出身微賤，在楚也沒有什麼作為，是不會重用的了。留在這兒，也沒什麼臉面，不如一走了事，另作打算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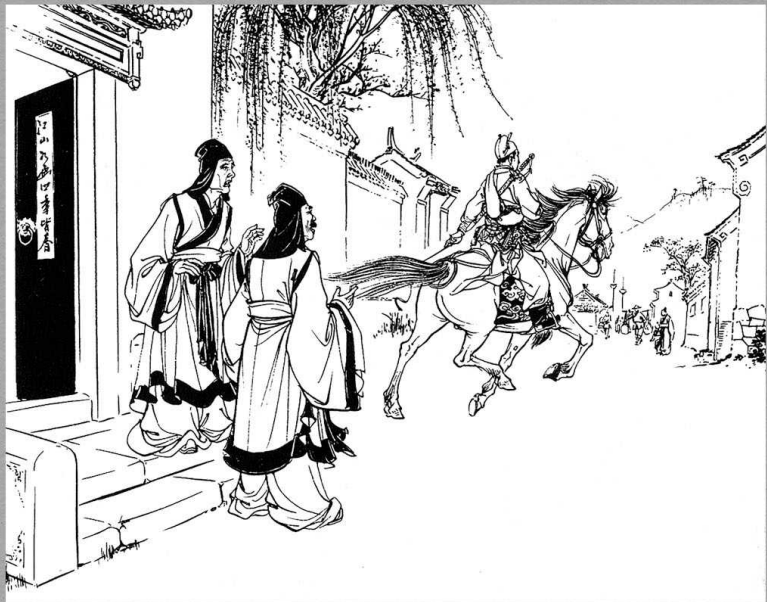


信

韓

詭

○九八 韓信想好主意，在當天晚上向門吏要了一匹快馬，等到第二天早晨，便收拾上馬，徑出東門而去。



信

韓

詎



○九九 這天散了朝，蕭何剛回到府中，門吏前來報告，說韓信不知去向，可能是棄官逃走了。蕭何大吃一驚，連連跺腳道：『快！快給我帶路！』

顧

韓

詭

韓將軍胯下
寶劍，直奔東
門而去。



一〇〇他也顧不得脫去朝服，轉身就向外跑，跑了兩步，又轉回來問門吏道：『韓將軍什麼打扮，向哪一條路去的？』

信

韓

詎

一〇一問明瞭韓信的去路，蕭何轉身又向外跑。門吏叫道：『待小人與相爺備馬！』蕭何頭也不回地說：『我，我等不及了！』



（唐）

（韓）

（詒）

一〇二蕭何撩起了紫羅袍，一面跑著，一面埋怨著漢王。



唐

韓

詒



一〇三趕到東門，他氣喘喘地向守門的衛兵問道：『你們可曾看到一位將軍，騎青鬃馬背著寶劍，從這兒出去？』
門官道：『還是大清早上，有這麼一個人從這兒過去，看樣子，恐怕已去了四五十里了。』

盾

韓

詭

一〇四 蕭何一聽，急忙向東追來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相國慢走！」蕭何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夏侯嬰趕來了。



⑧

韓

詎

一〇五蕭何停了下來，看到夏侯嬰驚慌慌的，問他出了什麼事。夏侯嬰道：『韓將軍逃走了。』蕭何結結巴巴地說：『這個……我……我知道了！』一邊把夏侯嬰手裏的韁繩奪了過來。



唐

韓

詒

一〇六 蕭何跨上馬就向東奔去。



唐

韓

詒



一〇七蕭何趕了二十多里，見路旁有位樵夫，便上前詢問道：『你曾看到一位將軍從這條路過去嗎？』那樵夫道：『今天早上，看到一位背寶劍騎青鬃馬的從西而來，恐怕已去了五六十里了。』

信

韓

詭

一〇八蕭何已累得渾身是汗，出朝以後又沒吃飯，早已感到筋疲力盡。但他追回韓信的心情很急，祇得強打起精神來，繼續趕路。



唐

韓

詒

一〇九又趕了六十多里，後面有幾名從人騎馬趕到。這時天色已晚，蕭何乘著月色，來到寒溪河邊。河裏漲滿了水，河面有十多丈闊，看這樣子，馬是渡不過去的。



信

韓

詭

二〇祇見遠處有人也在河邊尋找擺渡，蕭何料是韓信，便高聲叫道：『韓將軍慢走！』韓信聽到聲音，知是蕭何追來，也就轉身應了兩聲。



信

韓

詐

一二蕭何趕上去，慌慌張張地跳下馬來，哪知一個不小心，跌了一跤，把帽也擯掉了。韓信連忙把他扶起。



信

韓

詎

相國的恩憤，祇好以後再來補報了。



一二蕭何一把抓住韓信，氣呼呼責問道：『你……為何不辭而別？』韓信道：『想到我到襄中以來，蒙相國連保三本，怎奈漢王不允，還有什麼臉面留在這兒。情願回鄉耕種去了。』

信

韓

詡



一二三蕭何道：『將軍不要見氣，你隨我回去。我要以全家力保。如果漢王仍然不用，我和將軍一同回鄉！』韓信拒絕道：『我去志已決，情願老死淮陰，不想爭取功名。』正在這時，夏侯嬰也趕了上來。

信

韓

詎

一二蕭何見韓信執意不肯回去，竟跪了下來。韓信見他這樣殷勤懇切，大受感動，祇得答應跟他回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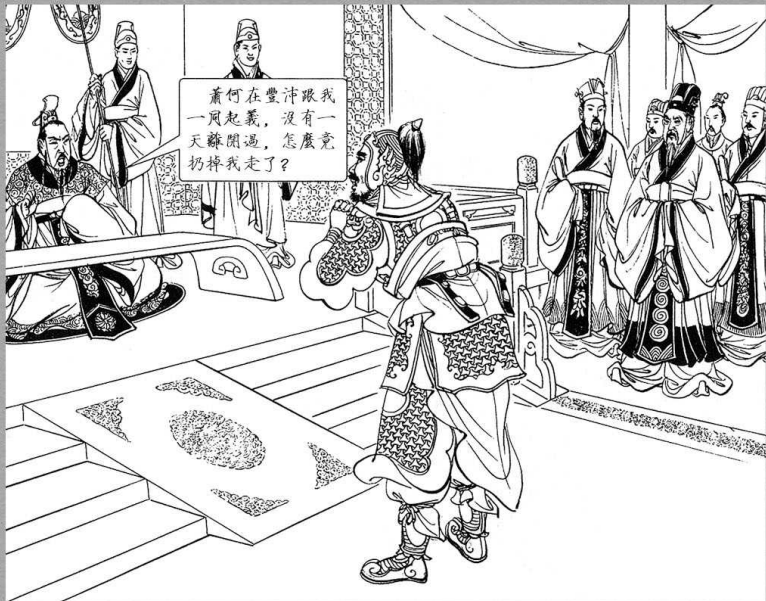
世上為丞相的，往往是妒賢嫉能，誰肯犯顏苦諫，竭力薦賢！像你們兩位真是太少了。



盾

韓

詎



一二五這時，關東諸將多想回家，已經走了十多人。漢將周勃知道這情形，又聽說蕭何也走了，急忙奏報漢王。劉邦吃了一驚，脫口就責罵起來。

盾

韓

詎

二六劉邦回到宮中，內心煩躁，坐立不安。他想：逃亡的諸將，有的是中途相從，有的是糾聚而來，這也難怪他們。蕭何和我如此親近，怎麼就不辭而別呢？



唐

韓

詒



一二七 劉邦正在焦躁，祇見禁門大使進來報告道：『蕭丞相、滕公（夏侯嬰官號）回來了，現在宮外候見。』劉邦叫他們快快進來。



信

韓

詎



二八劉邦一見蕭何，又笑又罵，責問他為什麼私自逃走了。蕭何分辯道：『臣怎敢私自逃走，乃是去追趕那逃走的人啊！』

信

韓

追



一二九 劉邦一聽說又是韓信，便道：『逃走了十多人，你都不追，獨獨把韓信追回來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』蕭何道：『韓信非眾將可比，大王如不想東歸，用不用無所謂。如果要和霸王爭奪天下，唯有重用。』

信

韓

詎

一二〇蕭何見漢王仍然是不動神色，氣憤地說：『大王如再不重用，臣祇好棄官回鄉了。』夏侯嬰也奏道：『相國的保薦，實在是為的國家，並不是為了韓信。大王不能小看他啊！』



信

韓

詎



一二劉邦見他倆意志堅決，便道：『選任元帥，關係國家安危。如果一時輕信，破了項羽還罷，否則就後悔莫及了。這種大事怎麼能不從長計議？』蕭何還是苦苦爭辯，劉邦祇好答應明天和眾將商議後再說。

信

韓

詎

一二蕭何退朝以後，暗想：漢王的話也有道理。選任元帥，畢竟是件大事。那韓信雖有才學，祇是從遠道而來，倒也不可不慮，況且他昨日匹馬逃回，說不定是前來打聽消息的。想到這裏，又小心起來。



信

韓

詐

范增去彭城時，曾對霸王說過，當重用韓信，不用就殺了他。我知霸王不能用，又怕被范增謀害，所以背楚前來了。



一二三晚上，蕭何回館和韓信閒談起來。他說：『范增很識人，當時必能薦舉賢士。賢士定有謀略獻上，怎麼一向不曾聽你說起呢？』韓信聽了，便把上表奏諫、范增薦舉等事都說了出來。

信

韓

詎

一二四韓信也聽出蕭何話裏有話，便道：『我身邊有封書信，請丞相看一看！說不定會教漢王放心，也免得相國苦諫！』說罷，就在書囊中把張良的角書拿了出來。



我初來投漢，未立寸功，怕丞相難以相信。如今心志已投，呈上角書，你可坦然不疑了。



一二五 蕭何在燈光下瞥了一眼，連忙拜伏在地，又讚歎又抱怨地說：『賢公在這裏呆了好久，為何不肯把它拿出來，害得我終日苦諫，費盡唇舌。如果漢王見了這角書，再也不會遲疑了。』

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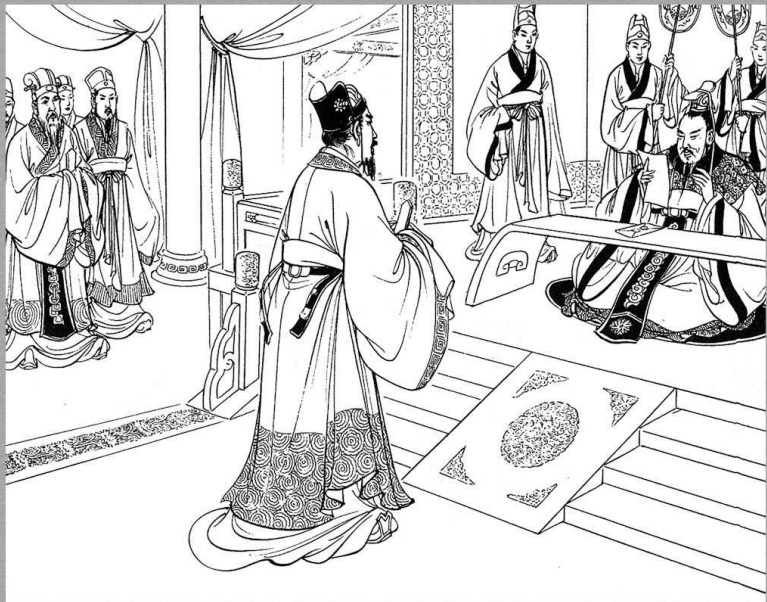
韓

詔

信

韓

詎



一二六 第二天，蕭何把這事告訴夏侯嬰，和他一同上朝會奏，並把張良的角書捧上。漢王接過來一看，不由得大驚道：『韓信既有角書，為何不早點拿出來？』蕭何便將韓信的話照實奏上。



唐

韓

詔

想不到張良也有角書來，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。卿等屢次薦舉，未能重用，這都是我的過失啊！



一二七 劉邦責備自己，識不得人，辜負了蕭何一片苦心，當下下令拜韓信為元帥。蕭何道：『拜帥是件大事，要擇日齋戒，設壇祭告天地，不能馬虎從事。』漢王自然是一一答應了。

信

韓

詎



一二八蕭何回府，把漢王答應拜帥並舉行儀式的事都對韓信說了。韓信自是高興，忙向蕭何拜謝。要知韓信如何拜帥，如何伐楚，請看下集《暗渡陳倉》。



西漢演義

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	九	一〇	一一	一二	一三	一四	一五	一六	一七	一八
博浪椎	陳勝王	芒碭山	項梁起義	指鹿為馬	鴻門宴	項羽背約	追韓信	暗渡陳倉	智下三秦	奪彭城	氣英布	破魏滅趙	戰滎陽	計復成皋	自稱齊王	廣武山	烏江自刎

